

張南軒先生文集

一



中華書局

張南軒先生文集

一

張栻撰

書本此據
僅排正誼堂全書
有印初編各叢
此本

張南軒先生文集

原序

道之在天下也。有一二人開之於先。而統系相承。遂有知所向往以成其學者。因其人之克自振拔。亦良師友與有力焉。自鄒魯既遠。聖學不明。異端浸熾。至宋伊洛夫子出。始得其宗於數千載之下。相與講心性之微。嚴義利之辨。而陷溺已深。信從者寡。高者競尚頓悟。多入於禪。而其卑者。則不過掇拾詞章。以弋聲名。取爵祿。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蓋當其爲學時。而本原早已非矣。又況貴胄公子。口厭膏梁。心熏勢利。欲其親師取友。日磨厲於道德之林。而卓然不爲流俗所惑。誠知其難也。獨張南軒先生。爲忠獻公嗣子。幼習庭訓。已得忠孝家傳。及長。師事五峯。慨然以聖賢自期。著希顏錄。表明己志。其平日之講究心性者。蓋深契乎伊洛之遺言。而上接鄒魯之統。而其所得力。則尤在辨晰義利。不使有毫釐之差。故胷次洒然。光明坦易。純乎天理。至於入侍經幄。出典名藩。無非本此而措之。蓋有古大儒之學。純臣之風焉。且與考亭夫子志同道合。往來切磋。舉凡天道之精深。聖言之奧妙。德業之進修。行藏之大義。莫不有以共悉其源流。而一歸於正大。朱子嘗亟稱之。以爲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問日新無窮。其議論出人意表。此亦可以見先生之不可及矣。夫以先生之克自振拔。而又得良師友如是。使天假之以年。則其作爲文章。播諸事業者。夫詎可量。而享壽不永。弗獲竟作聖之功。惜夫。今其書具在。予懼傳之不廣也。因爲校選以付聚梨。俾後之讀先生之書者。曉然於義利之介。不可不明。而嚴辨於幾微之間。以不迷於所往。然後知行。

交進敬義夾持實求其所爲心性者而且親師取友相與輔成德器亦如先生之以聖賢自期焉斯道之傳聖學之彰實嘉賴之不佞將拭目以俟。

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季秋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閒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智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旣沒，其弟定叟哀其故，橐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聳所講焉，而未

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惟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橐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新安朱熹序

本傳

張栻，字敬夫，浚之子也。從胡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孝宗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極一時之選。而栻以少年周旋其間，嘗入奏軍事。孝宗異之。浚卒，湯思退主和議，金人乘閒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宰執敕諸將毋得輒進兵。栻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宜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亦何功之不濟哉！不報。宰相虞允文重栻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除吏部侍郎。時謂金衰弱可圖，議遣使往請陵寢故地，有以無備召兵爲言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曰：「不知也。」上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上默然。栻因出所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之，而議者猶以爲憂。則其卑陋畏怯，固已甚矣。然臣竊揆之，或者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平居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上改容竦聽。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政立德，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戰守爲一事。」

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卑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陵寢故地不難歸也上歎息以爲前者未聞此論也嘗謂上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復言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均二柄而所用乃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命乃寢出知袁州家居八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廣南路所部十五州荒殘多盜栻簡閩州兵汰冗補闕籍州縣卒伉健者以爲用羣蠻帖服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栻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奸民之舍賊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遁去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斬之有胡奴在其中命縛以歸之北人歎服卒年四十八

張南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寄周子充尙書

寄周子充尙書

寄周子充尙書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

答潘端叔書

答潘叔度書

與顏主簿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朱元晦祕書

答彪德美書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呂子約書
答胡伯逢書
答胡季立書
答胡季履書
答胡季履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答胡季隨書
卷之二

書

答陳擇之書

答謝夢得書

答劉炳先昆仲書

答喻郎中書

答李祕監書

答施蘄州少路

答周允升書

答周允升書

答陳平甫書

答曾致虛書

答項秀才書

答羅孟弼書

答蕭仲秉書
答戚如玉書
答江文叔書
答劉宰書
答游誠之書
答彭子壽書
答陸子壽書
答魏元履書
答李賢良仲書
答李季修書
答胡廣仲書
答胡廣仲書

- 答胡廣仲書
答直夫書
答舒秀才周臣
答宋教授書
答俞秀才書
答喬德瞻書
答喬德瞻書
答潘叔昌書
答潘叔昌書
答潘叔度書
答潘文叔書
答潘端叔書

答周穎叔書

答周穎叔書

答戚德銳書

答鄭仲禮書

答鄭仲禮書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曾節夫撫幹

與吳晦叔書

張南軒先生文集

目錄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與吳晦叔書

卷之三

序

闡範序

論語說序

洙泗言仁序

孟子講義序

孟子說序

胡子知言序

五峯集序